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_臣龔敬身

膳錄監生_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崇交方遂從栻學淳

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

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
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
以為戒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
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閫
以壯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
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偪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
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
右文殿脩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

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

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

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
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
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
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
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
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
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

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竝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

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竝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

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

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

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
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
曠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
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巖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

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季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季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

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
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
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
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
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
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
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

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

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湟其手合諸
軍汰者三萬有奇湟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
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
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
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
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
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
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

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
翟朝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
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
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
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
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
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
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

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
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
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
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
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
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
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涉又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
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
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
將時全合連孛術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
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
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
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大
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

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
橫它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
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
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
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
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

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
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
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
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
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
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
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
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

騎數萬傳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
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剏對樓鵝
車草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
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
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
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
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
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

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
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
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
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義
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砮于久長嚴陳以
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
乃斂髑髏立人頭堠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
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
棗陽軍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
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
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
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
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
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
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

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隕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斫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

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
五日成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
草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
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
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是死傷
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草
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
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
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
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
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擻宗政圖之宗政
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
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瀦水為寧以

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
廬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
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
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為罷
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
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威逃

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威貧甚
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
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李貴
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
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為
軍命威為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
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
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

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邵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煇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煇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

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

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綿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竝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

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
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
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
號張鵲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
楸號紫大蟲園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
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
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
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

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
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
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
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
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
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
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

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獎
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
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
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宋史卷四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歛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

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掎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用為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稟執異議以道梗為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

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
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
帳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
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
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
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
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
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

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
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
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
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逆
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
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
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
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

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

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畧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皋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畧中原朝

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恥
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
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
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
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
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縣闕令
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之臨武寇

與諸僚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
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
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沿江撫
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正租
賦數月之間弊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
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
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
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

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
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
降其衆移貳濡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
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
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
部使者奏升監為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
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
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為度支部
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
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
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
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
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
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

明於治獄獄為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前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

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
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
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贊決以為上策金人果敗走
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
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
漢之間以為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
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
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

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
安孝宗既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畧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鄱
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賑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
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
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
官為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為辟府正遷博士改宣議郎

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為學者
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
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祕書省校書郎進著作
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
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進左
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
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
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

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
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
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
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
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
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
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
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

奏不進論吳升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為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
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
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
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秉輿不出無
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

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
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兵而為相者益
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宰輔
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
州安仁縣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
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
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
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

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間
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
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
期久近為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
猶敷銀本錢官為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
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
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
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

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
熊劉煒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
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
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
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
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
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畧
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

沈誦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
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
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
職後來者且以言為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
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
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為湖
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為孝宗攢宮按行
使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

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

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冑去
龜年復以論侂冑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
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
既罷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
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欵板
甚恭逢吉日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
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
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汙閤

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
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馬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
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
求言穎為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
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為亂郡
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為郎奏穎有協

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
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
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為功孝宗謂
其言大訐久之不遷及秦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
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
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訃引不
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
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

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
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為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
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
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
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
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
部侍郎韓侂冑用事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
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

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侂冑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

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頴以
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
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
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頴操履端直生平風節
不為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
朱熹遺以書畧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
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
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為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冑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忤侂冑罷為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饟時歛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

戶部侍郎侂冑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閣免由是知名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為帥負其能盛

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為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承蕙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一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為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
穎因接伴金國使人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為軍帥
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
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
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
計者請自為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
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為失王人之
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

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
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
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
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
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
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
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
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

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為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冑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

以不辱身為重其為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為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

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陞辭
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
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
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
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
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言嗾御
史徐枋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
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冑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

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為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

七諡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謄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

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偽君子哉商
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為
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宋史卷四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

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祕書郎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

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
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
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
民力州縣之間聚歛者多推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
蹶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捄焚拯溺可不亟為
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
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
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

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
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
聰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
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
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既久損
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
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
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行罷械未犀利城

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
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
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
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
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
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
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
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

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弊大畧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宰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

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
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
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
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
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
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
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
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

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
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
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
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
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
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

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

誰復為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
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
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
論無益於世用無裒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
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楫
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
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
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

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
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叅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
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
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

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
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
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
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
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
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
安實為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
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

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
荅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
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
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
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
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
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

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
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
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
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
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
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剏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
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
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

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
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
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
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
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
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
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尙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
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

郡關制司聞于朝為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
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
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
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
不交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
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
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
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

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
詣學宮講說勅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
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勅藥院
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
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
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
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
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言閩

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為
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為
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為民代
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
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擢使還營俄寇作
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
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
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

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擴撫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魚中

書舍人繳奏不摘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

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日迺與肅江州而殿

中侍御史徐清臾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
又爭之清臾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
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為
急議和恐誤事時清臾與甫竝召而清臾未至甫奏臺
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臾宜在朝
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
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汧江制置使知鄂
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檝由淮

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
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
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為虐楮弊蝕其心
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
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
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

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
為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
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
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
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
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
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

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
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
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
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翕
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
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
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
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

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渙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
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
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
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
觀之以為進退之機廼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
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
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
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廼今軟媚者全

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
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
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沒有逼上之嫌勢
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橐以光
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
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
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
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

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
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
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
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
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
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
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
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

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
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
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
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
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
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
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
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

客以兇攬關節持閹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簞弄按
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
謬謬謬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
尚敢妄肆萋菲畧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
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
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
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
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

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
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
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
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
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
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
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
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

臺網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憊人者陛下獨何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

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韉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

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人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驚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

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讐而有武帝
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
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
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
以遊幸導之以禱祠盡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
之且西太一之後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
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

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
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
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
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
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
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
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
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

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
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
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
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
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
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
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
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

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

黷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
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
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
旨令皇后本家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
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
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
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
將何以為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

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
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
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
不憊惻開陳疏上踰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
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
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慙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
修撰汾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

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

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民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

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
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
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爭不少屈
入為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
為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
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
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鉤異罰固不可安有
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

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
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
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
勲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
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
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
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錐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
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為祕

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
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
上也李璧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
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
官誅韓侂冑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冑
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
籍於宮庭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
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

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
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
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
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
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
冑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
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
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冑與曦結為死黨假

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冑未可知也侂冑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冑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冑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冑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

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儉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嫺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冑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

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仇胄死一仇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竝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仇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

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

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
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羣聚寇攘居安
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詣闕告密
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
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為事果白
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
於貲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瘐死者數人懌
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

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矣放

兵四劫掀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
兵屯衡贛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
往幾為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
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
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
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為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
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

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
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
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
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
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
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
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
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

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以戰禽也乃密為方畧遣官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

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
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王之歸盍思當時之
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
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位以敷
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
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
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
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

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
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邱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
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
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彊好大言
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
劔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
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
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
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
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
王國其志壯哉

宋史卷四百五